



张耒领任宫观官期间的陈州书写*

张振谦

摘要:北宋时的陈州为中州名邑、京畿辅郡,也是熙丰变法背景下安置异己力量之地。张耒青年时期在陈州投身“苏门”,对其仕途和人生有重要影响。张耒一生三度领任宫观官,均寓居陈州,创作了大量与陈州相关的作品,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绍圣三年(1096年)和崇宁元年(1102年),他两次主管明道官期间所作的《次韵渊明饮酒诗》与《寓陈杂诗十首》集中展示了安闲恬然的奉祠生活与矢志不迁的倔强品格,塑造了借酒消愁、杜门索居的宫观官形象。大观至政和年间,张耒相继监南岳庙、主管崇福宫,通过与旧党士人的交往唱和,透露出新旧党争中个人的情感律动,体现了元祐党人共同的思想倾向和政治立场。陈州不仅是张耒长期居住之地,也是其精神家园的象征,是考察北宋晚期“苏门”文人群体内聚力的重要地域。

关键词:张耒;宫观官;明道官;陈州;文学创作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5)03-0102-10

宫观官制度是宋代特有的职官制度,因最初规定年高硕望的重臣兼领神祠(宫观)而获取俸禄,狭义的宫观官制度又称祠禄制度^①。领任宫观官又常称奉祠,依据宫观的地理位置,分为京祠和外祠。《宋史·职官·宫观》载:“宋制,设祠禄之官,以佚老优贤。先时员数绝少,熙宁以后乃增置焉。……大抵祠馆之设,均为佚老优贤,而有内外之别。京祠以前宰相、见任使相充使,次充提举;余则为提点,为总管,皆随官之高下,处以外祠。选人为监岳庙,非自陈而朝廷特差者,如黜降之例。”^{[1]4080-4082}作为贬黜的宫观官出现于熙宁变法期间,“王安石创宫观,以处新法之异议者,非泛施之士大夫也。其后朝臣以罪出者,多差宫观”^[2]。哲宗和徽宗时期,新旧党争愈演愈烈,宫观官数量激增。张耒在陈州(今河南周口)投身“苏门”,一生三次领任宫观官,均寓居陈州,创作了大量与陈州相关的作品,具

有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②。本文拟考察张耒的宫观官身份与陈州书写的关系,试图探讨这一地域对张耒的仕途进退、生活心态及文学创作具有重要意义。

一、熙丰变法背景下的陈州与张耒 投身“苏门”

陈州古称宛丘、淮阳,为中州之名邑。传说伏羲氏曾在此建都称王,西周称陈国,春秋时期改为陈县。因其在淮水之北,汉代在此设淮阳国,三国时曹植因封地陈郡而称陈王,隋朝置淮阳郡,唐代改称陈州,此后历代沿袭。宋初,陈州属京西北路,皇祐五年(1053年)划归京畿路,宣和元年(1119年)升为淮宁府,是北宋都城开封的重要辅州之一。《宋史·地理志》载:“淮宁府,辅,淮阳郡,镇安军节度。本陈州。政和二

收稿日期:2024-10-2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宋代宫观官制度与文学研究”(17BZW097)、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道教与唐宋词关系研究”(23IJKY08)。

作者简介:张振谦,男,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广州 510632),主要从事唐宋文学研究。

年,改辅为上。宣和元年,升为府。……县五:宛丘,项城,商水,西华,南顿。”^{[1]2116}在地理空间上,北宋时期的陈州地处黄淮之交,居于南北交通之要冲,是京城东南面的重要军事据点,也是当时四大漕运通道之一蔡河的枢纽中心。在政治文化层面,紧邻京城的陈州,既是新旧党争背景下朝廷当权派安置异己力量之地,也是失势之臣及时了解国家政策、朝廷动态的绝佳窗口。

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至元丰七年(1084年),一般称为熙丰时期,这是北宋中后期新旧党争的第一阶段,也是旧党成员被放逐的开端。王安石变法后,陈州成为与朝政意见相左之人选择的主要地方之一。张方平、陈襄、范镇、鲜于侁、王陶、吕公孺、赵令畤、孙永等均因反对变法外任陈州守臣。在时人心目中,陈州是退闲之地,这与此地源远流长的“卧治”传统相关。汉代名臣、淮阳太守汲黯曾经“卧治淮阳”,留下“卧阁清风”的美誉和卓著政绩。“卧治”指政事清简,无为而治。北宋时期,陈州知州往往公务清闲,生活自在。真宗时,陈州知州张咏的《游赵氏西园》云:“方信承平无一事,淮阳闲杀老尚书。”^{[3]534}仁宗时,陈州知州宋祁的《郡斋多疾》亦云:“淮阳安敢薄,卧治恐非才。”^{[3]2213}熙宁三年(1070年),张方平知陈州,苏辙的《张安道尚生日》云:“出入三朝望愈尊,淮阳退卧避喧烦。”^{[4]66}元丰末年,鲜于侁卒于陈州知州任上,范祖禹《鲜于谏议挽词二首》其二云:“仲山违袞职,汲黯卧淮阳。”^{[3]10383}这种典型的为政风气与文化精神促使陈州成为熙丰时期反对变法的士人离朝外任的理想之地。

熙宁三年,苏辙因与王安石交恶被排斥出朝。刚刚出任陈州知州的张方平将苏辙辟为陈州教授,“会张文定知淮阳,以学官见辟,从之三年”^{[4]1283}。苏辙到任后作《初到陈州二首》云:“谋拙身无向,归田久未成。来陈为懒计,传道愧虚名。俎豆终难合,诗书强欲明。斯文吾已试,深恐误诸生。”“久爱闲居乐,兹行恐遂不?上官容碌碌,饱食更悠悠。枕畔书成癖,湖边柳散愁。疏慵愧韩子,文字化潮州。”^{[4]63}诗中抒发了他政治失意后的挫败感,以及对朝廷任命的不满,并以自谦的口吻表达了对“上官”张方平辟用的感激,为他提供了陈州这个绝佳的避难

所。苏轼《次韵子由初到陈州二首》其一云:“道丧虽云久,吾犹及老成。如今各衰晚,那更刑刑名。懒惰便樗散,疏狂托圣明。阿奴须碌碌,门户要全生。”^{[5]256}通过《庄子·逍遥游》中樗树终因无用而得以保全,以及《晋书·列女传》中阿奴唯有碌碌方得善终的典故,开导被闲置、不为时用的苏辙,希望他能够顺其自然、委运任化、避祸全身。

在担任陈州教授的三年中,苏辙度过了悠闲自在的学官生活,其《次韵子瞻见寄》中云:“三年学舍百不与,糜费廩粟常惭羞。矫时自信力不足,从政敢谓学已优。闭门却扫谁与语,昼梦时作钧天游。”^{[4]84}除读书游览之外,苏辙与陈州当地文士交往颇多,其中就有张耒外祖父李宗易。宋人王铨《默记》载:“李宗易郎中,陈州人,诗文、琴棋、游艺皆妙绝过人,前辈中名士也。”^[6]李宗易晚年退居故乡,优游林泉,去世后苏辙作挽词云:“归隐淮阳市,遨游十六年。养生能淡泊,爱客故留连。倾盖知心晚,论诗卧病前。葆光尘满榻,无复听谈禅。”^{[4]81}苏辙与他交游甚密、酬唱颇勤,有诗《赠李简夫司封》《次韵李简夫秋园》《题李简夫葆光亭》《次韵李简夫因病不出》等。《李简夫少卿诗集引》云:

熙宁初,予从张公安道以弦诵教陈之士大夫,方是时,朝廷以徭役、沟洫事责成郡邑,陈虽号少事,而官吏奔走,以不及为忧。予独以诗书讽议窃禄其间,虽幸得脱于简书,而出无所与游,盖亦无以为乐也。时太常少卿李君简夫归老于家,出入于乡党者十有五年矣。间而往从之。其居处被服,约而不陋,丰而不余。听其言,未尝及世俗。徐诵其所为诗,旷然闲放,往往脱略绳墨,有遗我忘物之思。^{[4]1399}

李宗易晚岁闲适旷放、不为功名为念的心态对此时的苏辙产生了重要影响。苏辙《次韵李简夫因病不出》云:“十五年来一味闲,近来推病更安眠。”^{[4]66}苏轼也曾盛赞其人云:“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延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李公简夫以文学政事有闻于天圣以来,而谢事退居于嘉祐之末,熙宁之初。平生不眩于声利,不戚于穷约,安于所遇而乐之终身

者,庶几乎渊明之真也。”^{[7]2148}

熙宁四年(1071年),张耒来到陈州,自言“仆年十八九时,居陈学”^{[8]827},李宗易便将他推荐给苏辙。是年七月,苏轼贬离京城、通判杭州,途经陈州看望苏辙,曾说:“余旧过陈州,留七十余日,近城可游观者无不至。”^[9]张耒由此与苏轼结缘,“游学于陈,学官苏辙爱之,因得从轼游,轼亦深知之”^{[1]13113}。在陈州,张耒与苏轼、苏辙的结识,为他一生的政治态度奠定了基调,此后他的政治立场、仕途进退与苏轼、苏辙密切相关。

熙宁六年(1073年),张耒进士及第,次年,被授泗州临淮主簿,作《初离陈寄孙户曹兄弟》诗,云:“三年流落寓于陈,一命青衫淮水滨。”^{[8]468}张耒此时见苏轼《后杞菊赋》后作《杞菊赋》,序云:“予不达世事,自初得官即不欲仕,而亲老矣,家苦贫,冀斗升之粟以纾其朝夕之急。然到官岁余,困于往来奔走之费,而家之窘迫益甚。向日悲愁叹嗟,自以为无聊。既读《后杞菊赋》而后洞然。如先生者犹如是,则予而后可以无叹也。”^{[8]10}两年后,苏轼知密州,建超然台,自作《超然台记》,张耒应苏轼之邀撰《超然台赋》,这是二人首次文字往来,也是苏轼对张耒的延誉和赏识。不久,张耒父卒,回故乡楚州淮阴(今属江苏)丁忧。元丰元年(1078年),张耒服阕入京,途经南京(今河南商丘),拜会了时为应天府签书判官的苏辙,从其《寄子由先生》“先生四十犹不遇,独坐南都谁与语。青衫弟子天下穷,饥走京城困羸旅”^{[8]238},《再寄》“宛丘之别今五年,汴上留连才一日”^{[8]238}来看,他对在陈州从学苏辙的三年时光念念不忘。次年,张耒结识秦观,其《寄答参寥五首》其三:“秦子我所爱,词若秋风清。萧萧吹毛发,肃肃爽我情。精工造奥妙,宝铁镂瑶琼。我虽见之晚,披豁尽平生。又闻与苏公,复与子同行。更酬而迭唱,钟磬日撞鸣。东吴富山水,草木余春荣。悲予独契阔,不得陪酬赓。”^{[8]131}张耒闻释道潜(字参寥)、秦观从游苏轼于湖州,艳羨和遗憾之情溢于言表。难以预料的是,不久之后发生的乌台诗案使苏轼在湖州任上被捕入狱。

元丰二年(1079年),张耒自家乡赴寿安(今河南宜阳)县尉任途中再次谒见苏辙,并与文务

光、王适、王适等交游,张耒有诗《泊南京登岸有作呈子由子中子敏逸民》,苏辙予以酬答作《次韵答张耒》。从他们另一组唱和诗《登南城有感示文务光王适秀才》“所思不可见,欲往将安至?斯人定谁识?顾有二三子”^{[4]204},以及《和登城依子由韵》“纷吾方有怀,一坐为三起。悲歌击枯枿,声与泪俱至”^{[8]134}来看,苏辙、张耒、文同之子文务光与当时从学苏轼的王适、王适兄弟等人面对苏轼的生死未卜,均表现出愁肠百结、寝食难安却又无可奈何的情态。张耒离南京赴寿安,作《惜别赠子中昆仲二首》,其二云:“我年十八从先生,今也相逢得三子。坐思前事且十年,嗟我不才老将俟。”^{[8]242}追忆自己十八岁时在陈州从学苏辙,至元丰二年,已经九年。苏辙《次韵张耒见寄》云:“相逢十年惊我老,双鬓萧萧似秋草。壶浆未洗两脚泥,南辕已向淮阴道。”^{[4]206}从他们唱和诗的字里行间可见二人惺惺相惜,均对陈州的结缘十分珍视,而他们除了文学层面与精神世界的彼此认同、相互吸引外,还隐含着反对变法的政治态度。元丰三年(1080年),苏轼离京赴黄州途中,在陈州与苏辙、文务光等人相别,作《子由自南都来陈三日相别》《陈州与文郎逸民饮别携手河堤上作此诗》等诗。元丰四年(1081年),谪居黄州的苏轼在《答李昭玘书》中首次将黄、秦、晁、张四人并列,可谓“苏门四学士”之肇端:“独于文人胜士,多获所欲,如黄庭坚鲁直、晁补之无咎、秦观太虚、张耒文潜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轼独先知之。”^{[7]1439}

元丰六年(1083年),张耒因妻亡回陈州。其《书曾子固集后》云:“六年,予罢寿安尉,居洛,而闻公卒,为文一篇将祭公于河南。……是岁予家多事,自洛来陈。”^{[8]811}其作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的《送张坚道人归固始山中序》亦云:“予元丰末年与至柔生会于宛丘……至今盖十有八年。”^{[8]754}半年后,张耒自淮南赴咸平丞任,曾泊舟陈州,有《赴官咸平蔡河阻水泊舟宛丘皇华亭下三首》诗为证。咸平任满后改官亳州教授,赴任途中也曾短暂驻留陈州,张耒写给陈师道的书信云:“仆到陈十日,私干颇已办,只俟一见。”^{[8]848}正在此时,神宗驾崩,哲宗年幼,高太后垂帘听政,进入元祐更化时期,旧党成员纷

纷被召入京城，张耒相继除授太学博士、秘书省正字、集贤校理、秘书丞、著作郎、起居舍人等职，馆阁生活长达八年，在此期间，他与苏轼、苏辙及苏门弟子同气相求，交游频繁，诗文唱和，共赋华章。

张耒与苏轼、苏辙在陈州结缘，心中充满了仰慕和敬爱，其人生走向亦深受“二苏”影响。在北宋中后期的党争漩涡中，他们患难与共，休戚相关，立身持重，谨守士人节操。苏氏兄弟的升黜起落对张耒此后的仕途和生活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张耒与其他苏门弟子一样，即使受到牵连，遭遇贬谪或领任宫观官而闲置他处，也严守“苏门”，尊师重道，矢志不移。

二、张耒两次主管明道宫寓陈期间的文学创作

哲宗亲政后，改元绍圣，变法派重回政治舞台，朝廷开始通过外任和贬谪的方式处置旧党士人。苏轼、苏辙、黄庭坚、秦观分别被贬惠州、筠州、黔州和处州，晁补之出知齐州，后又通判应天府。张耒则出知润州、宣州。绍圣三年（1096年），张耒被罢宣州知州，主管亳州明道宫，这是他首次领任宫观官，归居陈州。

是年秋，张耒离开汴京，前往陈州，离别之际作《出都之宛丘赠寄参寥》云：“萧然耳目清，驱马别都城。岸断秋光出，川平雨气横。浮生归物理，闲景付诗情。岁晚江湖客，何为滞玉京？”^{[8]366}面对萧瑟秋景与好友送别，他倍加伤感，唯以吟诗打发赋闲时光。抵达陈州驿时，他对领祠赋闲仍恍如梦中，作《寓淮阳驿二首》，其一云：“一庭秋色高堂夜，半壁灯光短幌凉。都是去年秋气味，谁知飘泊古淮阳。”^{[8]503}到达陈州后，作《秋雨二首》云：

急雨凄风未肯晴，墙阴先报候虫鸣。
扫除暑气驱三伏，催促秋声向五更。美酒若能斟靖节，二毛偏解著潘生。醉来真有无穷意，老去何劳浪自惊？

陋巷柴门掩寂寥，一窗风雨晚萧萧。
清秋渐冷尤宜懒，闲日苦长无处消。乌几青筇扶病弱，素琴黄卷伴逍遥。交朋南北音书隔，虽有芳樽谁可招？^{[8]372}

此次奉祠是张耒仕途和人生中的重要转折，他不禁想起了四十一岁辞去彭泽令的陶渊明。秋雨绵绵，阴冷凄寒，他又想到晋潘岳《秋兴赋》之典：“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见二毛。”“二毛”即斑白的头发，常用以指老人。诗中既描绘了他在陈州抚琴读书、安闲恬然的奉祠生活，又刻画出身居“陋巷”、借酒消愁、杜门索居的宫观官形象。

张耒此次主管明道宫有将近半年的时间，在此期间，寓居陈州灵通寺西堂。绍圣三年冬，他曾手植两株海棠，其《问双棠赋》序云：

双棠者，余寓陈僧舍，堂下手植两海棠也。始余以丙子秋，寓居宛丘南门灵通禅刹之西堂。是岁季冬，手植两海棠于堂下。至丁丑之春，时泽屡至，棠茂悦也。仲春，且华矣，余约常所与饮者，且致美酒，将一醉于树间。是月六日，予被谪书，治行之黄州。俗事纷然，余亦迁居，因不复省花。^{[8]5}

灵通寺不仅是张耒此时的容身之所，而且为他在仕途坎坷中寻求心灵慰藉提供了思想滋养。身在黄州的张耒遥想陈州旧居：“俯睨旧堂，今居者谁？婉如怨而有待，淡无言其若思。……惟得与失，相寻无极，则亦安知夫此棠不忽然一日复在余侧也？且夫棠得其居，愈久愈敷，无有斧斤斫伤之虞。我行世间，浮云飞蓬。惟所使之，何有南东？夫以不移，俟彼靡常。久近衡纵，其志必偿。”^{[8]5-6}他将海棠当作心灵交流的对象和伴侣，视如一位故人。通过赞赏海棠坚定凌立的倔强品格，来表露对“旧堂”这个庇护生命和象征精神归宿空间的留恋。当世事变迁和“浮云飞蓬”式的人生不定时，张耒选择矢志不迁、勇敢面对。

此时张耒的生存状态可从《老舅寓陈诸况不能尽布以二诗代书得闲为和佳也》窥见一斑：

欲知老子居陈事，古寺萧条屋数楹。
幸免绝粮惭孔圣，更无环堵羨渊明。参差拙计何曾是，宠辱浮云无可惊。断送光阴须美酒，惟应此事费经营。

浮生已老付悠悠，未免饥寒目下忧。
全仗《黄庭》能却老，那堪白发更悲秋。所欣耳界常清净，渐放心君得自由。垒块苦消消未尽，每逢风月亦闲愁。^{[8]408}

第一首侧重介绍贫乏的物质条件,先用孔子过陈绝粮之典,展现君子固穷的胸襟和气度,再用贫士安身之所的“环堵”形容狭小、简陋的居室。陶渊明《五柳先生传》在描绘安贫乐道的空间时云:“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赞曰:黔娄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10]张耒继承了陶氏“环堵”之意蕴,虽身居陋室,但并不影响其内心世界的丰盈。第一首诗的后半部分及第二首诗真实地反映了诗人通过接受道教经典《黄庭经》以养生度日的日常行为以及心中恬然的生活态度。然而,在这种悠闲心境的表象之下,正值壮年的他其实是不甘的、苦闷的,于是借酒浇愁、仿效渊明成为他这段时间的主要生活方式和文学创作的重要主题。

张耒此时所作《次韵渊明饮酒诗》组诗尤其值得注意,其序言称:

鄙性嗜酒,亲朋所知也。绍圣丙子,得官明道,寓居宛丘,职闲无事,终日杜门。人知其好饮也,或馈之酒,不问寒暑,日辄数酌。饮虽不多,而乐则有余。因读渊明《饮酒诗》,窃爱其词文而慕其放达,因次其韵。嗟余与渊明神交于千载之上,岂敢论诗哉,直好饮者庶几耳。得诗十九首。^{[8]92}

《饮酒》是陶渊明归田园居之后所作的组诗,共二十首。张耒次韵仅“得诗十九首”,检视《张耒集》卷七这组诗,其十八、十九应合为一首,是次韵《饮酒》其二十的。也就是说,现存这组诗共计十八首,散佚一首,再仔细核对原作,发现张耒没有次韵《饮酒》其二、其十,至于哪首当时未和,哪首后来亡佚,已难以确定。陶渊明原诗名为《饮酒》,实则咏怀,其序中所云“闲居寡欢”是他当时生活状态和内心情感的高度概括,因此,《饮酒》组诗可视为陶渊明对退隐生活的总结和思考,包含着深沉的人生感慨和丰富的思想内涵。

张耒《次韵渊明饮酒诗》作于绍圣三年。在此之前,苏轼曾于元祐七年(1092年)知扬州时作《和陶饮酒二十首》,其诗序中云:“在扬州时,饮酒过午辄罢。客去,解衣盘礴,终日欢不足而适有余。”^{[5]1881}在相对清闲而内心苦闷的外任期

间,苏轼开始师法陶渊明,首次创作和陶诗,试图以此抒发宦海不平之感,其中非出非处、半醉半醒的矛盾心态较为明显,与后来贬谪岭南时期所作的和陶诗不同。正如宋人蔡正孙《诗林广记》卷一引黄庭坚之语所云:“东坡在扬州《和饮酒诗》,只是如己作。至惠州《和田园》诗,乃与渊明无异。”^[11]不久以后,苏辙、晁补之分别有《次韵子瞻和渊明饮酒二十首》《饮酒二十首同苏翰林先生次韵追和陶渊明》予以唱和。宋人邵浩将他们四人之作编入《坡门酬唱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相继追和陶诗可视为“苏门”文人在激烈的党争中寻求的精神慰藉。从“苏门”这次集体创作可知,他们都有归隐之念,试图以达观消解人生矛盾,达到一种精神上的超越。张耒在诗中集中表达放废之后貌似高旷豁达实则激愤沉痛的感情,对饮酒之乐的书写更加强烈张狂,从而彰显了此时他内心的精神追求。

由于张耒的这组诗歌创作于“奉祠明道,闲居宛丘之时”^[12],其中隐含的悲愤和痛苦就更加浓重。张耒所谓“渊明非无心,似以酒忘忧”^{[8]116},道出了饮酒只不过是排遣不满的方式而已。这组诗无疑是结合诗人自己的生平际遇而得出的人生感悟。其十四云:

儿童居宛丘,里巷昔所经。重来三十年,落魄竟何成?扣门问长老,主人多已更。萧萧城南道,松柏共坟庭。念此久兴叹,游不待鸡鸣。悠然且饮酒,聊以慰平生。^{[8]94}

此时张耒仅仅四十余岁,却由于党争只能领任宫观官,半生奔波,落魄无成。抚今追昔,回忆青少年时期在陈州的往事,物是人非,慨叹不已,只能“念此虽杜门,浊醪日常持”^{[8]92}、“杜门沽酒饮,高悬吾马羈”^{[8]93}。目睹陈州故人化为陈迹,再想到自身遭贬废放、日暮途穷的境遇,诗人更感到人生的虚幻,只能“悠然且饮酒,聊以慰平生”。

绍圣四年(1097年),朝廷再贬元祐党人,张耒被罢免宫观官,监黄州酒税,其《黄州谢到任表》云:“准告罢管勾明道宫落职添差监黄州酒税矾务者,臣已于今年三月到任管勾讫。伏以矜其多病,禄之仙圣之祠;诛其积愆,斥之管榷

之任。”^{[8]574}他给徐积的书信亦云：“耒向罢宣州，到京蒙除管勾明道宫，寻便居陈，仅半年余，印颇悠游。今年闰月初，忽捧告命，滴监黄州酒税，乃落职。遂出陆，自陈入蔡，自蔡入光，遂至贬所。”^[13]他离开陈州时作《淮阳》，诗云：

淮阳古帝墟，鄙夫少所游。最爱城西路，槐榆拱高秋。城下古濠水，水澄泓不流。嗟哉始封君，千古留一丘！西风臞新兔，鱼鳖亦易求。谷穗如垂珠，松林风飕飕。异乡仍滴官，一步九回头。何时守一廛？白首自锄耰。^{[8]176}

此诗重点书写源远流长的陈州文化和他对陈州的深爱与不舍之情，结句卒章显志，表达了诗人在陈州筑室安居并终老于此的愿望。宋人乐史《太平寰宇记》卷十“陈州”条载，陈州“淮阳郡。今理宛丘县”，“昔庖牺氏所都，曰太昊之墟”^[14]。庖牺氏即伏羲，太昊祠是其陵庙。张耒《谒太昊祠》云：“千里垂精帝道尊，神祠近正国西门。”^{[8]398}在张耒笔下，太昊祠是陈州的标志，如其《将至都下》：“春风岭上望齐安，太昊城边揽秋菊。”^{[8]223}《寓寺八首》其三：“病卧淮阳太昊城，牡丹丛畔过清明。”^{[8]530}《雪中狂言五首》其五：“故园陈墟太昊祠，腊雪消后融春泥。”^{[8]274}《冬日放言二十一首》其十四：“淮阳名都会，爽垲太昊墟。”^{[8]116}

张耒到达黄州后，常作诗追忆陈州这段安闲的生活。如《春日怀淮阳六首》其一：“西城门外古濠清，太昊祠前春草生。早晚粗酬身计了，长为闲客此间行。”^{[8]533}甚至对太昊祠旁边的菜圃念念不忘，如《春蔬》：“关心太昊祠前路，小甲连畦带雪晴。”自注：“予有蔬圃在陈州太昊祠南。”^{[8]532}《梦游陈州柳河觉而作》：“丛祠之南我旧圃，蔬甲若若春泥深。”^{[8]270}《夜坐三首》其二：“灵通寺前老圃，畦蔬想见如云。谋拙嗟予飘泊，归来与尔知闻。”^{[8]460}《冬日放言二十一首》其十五：“灵通古丛林，他日休吾车。出门循古城，荒圃畦寒蔬。”^{[8]116}

张耒首次管勾明道宫期间，不仅创作了大量诗文，也开始了笔记《明道杂志》的创作。《明道杂志》取名于此任官观官，所录杂记既有叙陈州见闻，也有载黄州民俗风物，具有重要的地域文化价值。《明道杂志》卷末附庆元六年（1200年）陈升跋语云：“右史张公凡三至黄，诗文载诸

郡志多矣，及观《明道杂志》，其间纪黄事尤详。因刻板道院，亦以补郡志之阙。”^{[15]30}其写作时间持续到首次贬黄任满，《明道杂志》云：“余滴官时，自宛丘赴黄，自陈逾蔡，由蔡道光，乃至。”^{[15]18}记述了他这次贬滴黄州的行迹：陈州→蔡州→光州→黄州。又载：“蕲州一日有赦书至，乃绍圣五年五月朔受传国宝赦也。”^{[15]21}此后，张耒徙复州监酒税。

崇宁元年（1102年），“崇宁党禁”兴起，张耒由于为苏轼举哀被罢汝州知州，再次主管明道宫。《宋史·张耒传》载：“崇宁初，复坐党籍落职，主管明道宫。初，耒在颖，闻苏轼讣，为举哀行服，言者以为言，遂贬房州别驾，安置于黄。”^{[1]1314}南宋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二一《禁元祐党人上》亦载，崇宁元年五月乙亥，诏“朝奉郎、直龙图阁、知汝州张耒落直龙图阁、管勾明道宫”^{[16]2024}。《宋会要辑稿·黜降官》载：“（崇宁元年七月）二十七日，诏朝散郎、管勾亳州明道宫张耒特责授房州别驾，黄州安置。坐以苏轼卒缟素而哭，因言者弹论，故有是责。”^[17]由上可知，张耒此次管勾明道宫仅仅两个多月就再次贬滴黄州。张耒自罢知汝州至赴黄州之前，短期寓居陈州，作有《寓陈杂诗十首》，其六云：

开门无客来，永日不冠履。客知我老懒，投刺辄复去。端成两相忘，因得百无虑。故人在旁郡，书信不能屡。兴哀东坡公，将掩邙山墓。不能往一恸，名义真负有。可能金玉骨，亦遂黄壤腐。但恐已神仙，裂石终飞去。^{[8]108}

苏轼于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卒于常州，次年闰六月二十五日葬于汝州邙城，由此诗“兴哀东坡公，将掩邙山墓”和其十“秦子死南海，旅骨还故墟。……道路阻且长，悲哉违抚孤”^③可知，这组诗作于崇宁元年五六月间。诗中的“故人”应指当时退居颍昌的苏辙，是年初，张耒从汝州至陈州途中经过颍昌，拜谒苏辙，其《和归去来词》序云：“子由先生示东坡公所和陶靖节《归去来词》及侍郎先生之作，命之同赋，耒辄自悯其仕之不偶，又以吊东坡先生之亡，终有以自广也。”^{[8]62}张耒在和作中多处引用老庄之言，表达了内心深处的退隐之意。这种不再仕进、决意隐退的心态在其《寓陈杂诗十首》的第七首和

第八首中有显著呈现：

疲马齿枯草，闭门苔藓深。闲坊居人少，秋日疏槐阴。境寂心亦闲，萧然散巾襟。静中有深趣，因见至人心。谷神古不死，兹理良可寻。无令儿辈觉，一抚无弦琴。

念昔为吏日，朝夕美人闲。解印出公府，翛然若归山。衡茅三亩居，无客门常关。早眠而起晏，永日或不冠。故人远寄酒，为致一醉欢。我亦领其意，呼儿具杯盘。长闲贫亦好，安用朱其幡。我生本蓬革，久已傲饥寒。^{[8]108}

两首诗均生动形象地展现了诗人晚年萧散疏放的闲居生活情景。前者借道家“至人无己”“谷神不死”理论比喻自己超然物外、逍遥自在的生活追求，表达随缘自适、循道自安的心态。后者直言对自由疏狂、闲适幽居生活的喜爱，在作品中塑造了面对贫困饥寒甚至仕途坎坷时悠然豁达、傲然屹立的宫观官形象。

三、张耒监南岳庙、提举崇福宫居陈期间的境况与心态

崇宁五年(1106年)，诏除党禁，五十三岁的张耒叙复承议郎，监南岳庙，得以离开黄州。自此以后，张耒长期投闲，寓居陈州，在贫困中度过晚年，直至政和四年(1114年)郁郁而终。

崇宁五年正月，诏毁元祐党籍碑，赦免并追复元祐党人，“责授黄州别驾张耒，叙复承议郎……并令吏部与监庙差遣”^{[16]2082-2085}。张耒作于此时的《跋杜子师字说》云：“耒以丙戌岁仲冬，自黄至颍，过盱眙，少留。子师出子瞻文，始获见焉。于是苏公之亡五年矣，相与太息出涕而读之。”^{[8]809}据《张耒集》校注，明代小草斋钞本和清代吕无隐钞本均署有“门人承议郎监南山岳庙张耒”^{[8]809}。监岳庙是宋代宫观官的重要形式，北宋神宗时，五岳庙设管勾、提举或提点官，后改置监官。此处“监南山岳庙”为“监南岳庙”之误。《宋史》亦言“(崇宁)五年，得自便，居陈州。……晚监南岳庙”^{[1]13114}，这符合宫观官制度“任便居住”的规定。由上可知，张耒“晚监南岳庙”的时间应是崇宁五年初。

张耒来到陈州后，与常安民结邻而居，作《到陈午憩小舍有任王二君子惠牡丹二盘皆绝品也是日风雨大寒明日作此诗呈希古》，诗云：

初来淮阳春已晚，下里数楹聊寝饭。此邦花时人若狂，我初税驾游独懒。任王二君真解事，来致两盘红紫烂。天妹国艳照葩屋，持供佛像安敢慢。江湖逢春岂无花，格颜色贱皆可拣。试观中州燕赵态，一洗千里穷荒眼。风波历尽还故群^④，此愿谁知辄先满。那知中夕忽凛烈，卧拥牛衣眠失旦。名园泥淖安可入，坐惜残芳风雨散。东邻夫子亦嗜酒，卧听午鸡方起盥。晴明犹及一寓目，我老尚能挥大盞。^{[8]207-208}

诗题中的“希古”即常安民，“蔡京用事，入党籍，流落二十年”^{[1]10991}。常希古生日，张耒又作《七月十五日希古生日以诗为寿》云：“苍颜白发老祠官，邂逅淮阳一笑欢。”^{[8]401}作于同时的《大暑戏赠希古》亦云：“鬓须总白难相笑，观庙俱闲好并游。”^{[8]401}由此可知，张耒当时仍监南岳庙。在某种意义上说，陈州可视为张耒的栖息之地和疗愈心灵创伤的场所，正如诗中所云“风波历尽还故群，此愿谁知辄先满”，他意欲终老陈州的愿望此时得以实现。

北宋时陈州牡丹种植颇多，张邦基《墨庄漫录》云：“洛阳牡丹之品，见于花谱，然未若陈州之盛且多也。园户植花，如种黍粟，动以顷计。”^[18]张耒对陈州牡丹极为喜爱，曾在诗中将陈州牡丹当作自己的品格代言者：“淮阳牡丹花，盛不数京洛。姚黄一枝开，众艳气如削。亭亭风尘表，独立朝万萼。谁知临老眼，更复美葵藿。”^{[8]95}早在崇宁初年，张耒来黄州时，其子张柅曾将陈州的牡丹移植到黄州。张耒《柅移宛丘牡丹植圭窆斋前作二绝示柅和》诗云：“共我辞家似旅人，栽培莫怪倍殷勤。明年太昊城中色，来作齐安江上春。”^{[8]561}“千里相逢如故人，故栽庭下要相亲。明年一笑东风里，山杏江桃不当春。”^{[8]561}诗中将牡丹拟人化，视其为漂泊黄州的精神伴侣和陈州春色的唯一代表，寄寓了他对来年牡丹盛开的殷切企盼，仿佛那时诗人的寂寥心态就能得到最大限度的慰藉。

是年，张耒、常安民与赵令畤相聚于陈州。据赵令畤《侯鯖录》卷二载：

余崇宁中，坐章疏入籍，为元祐党人。后四年，牵复过陈，张文潜、常希古皆在陈居，相见慰劳之。余答曰：“炙毂子王叡作《解昭君怨》，殊有意思，能到入妙处。”词云：“莫怨工人丑画身，莫嫌明主遣和亲。当时若不嫁胡虏，只是宫中一舞人。”文潜云：“此真先生所谓笃行而刚者也。”^[19]

赵令畤(1064—1134)，初字景贶，涿郡人。元祐六年(1091年)签书颍州公事，时知颍州的苏轼上《荐宗室令畤状》，并为之改字德麟，苏轼《赵德麟字说》称“得其为人，博学而文，笃行而刚，信于为道，而敏于为政”^{[7]336}。“德麟”即有德操之人。苏轼被贬岭南，赵令畤因与苏轼交善受到牵连，于崇宁三年(1104年)归入元祐党籍，赋闲十年之久。赵令畤一生不忘感念苏轼的知遇之恩，上引唐人王叡所咏昭君诗，旨在表明自己无悔于服膺苏轼之道的决心。张耒对此深感敬佩，作《书赵令畤字说后》云：“苏公既谪岭外，其所厚善者，往往得罪。德麟亦闲废且十年，其平生与公往还之迹，宜其深微而讳之矣，而德麟不然，宝藏其遗墨余藁，无少弃舍，此序其甲也。予问其意，德麟慨然曰：‘此文章之传者也，不可使后人致恨于我。’予曰：‘此正先生所谓笃行而刚信于为道者欤？’”^{[8]822}已进入暮年的张耒对赵令畤这一品格的高度赞颂，也见其一贯坚守的“苏门”道义和旧党立场。

大观四年(1110年)三月，张耒主管崇福宫，仍赋闲陈州。闲居并非无事可做，而是一种处世态度和观照内心的方式，呈现的是一种气格，既包含寂寞宁静的创作环境、有所不为的坚毅态度，也指向心中追求的、超越尘俗的自由境界。正如张耒作于是年的《许大方诗集序》所云：“士方其退于燕闲寂寞之境，而有以自乐其乐者，往往英奇秀发之气发为文字言语，超然自放于尘垢之外，盖有可欣者。然一行为吏，此事便废。”^{[8]755-756}政和元年(1111年)，潘大临之子潘戆来陈州，拜请张耒为其父文集作序，张耒《潘大临文集序》开篇即言：“士有闻道于达者，一会其意，涣然不疑，师其道，治其言，终身守之而不变。甚者或因是以取谤骂悔吝而不悔其心，视世之乐无足以易之者，亦可谓有志之狷士矣。”^{[8]751}其再一次标示和践行“狷者有所不

为”(《论语·子路》)的正直自守的节操。

政和元年冬，张耒寄诗给退居颍昌的苏辙，这成为二人的最后一次文字交往，其《岁暮即事寄子由先生》云：

岁暮淮阳客，贫闲两有余。朝昏面壁坐，风雪闭门居。老去深依佛，年衰更嗜书。未能忘素业，聊用慰穷途。下里皆贫屋，闭门即古墟。鸡豚来近舍，舂汲杂邻夫。雪压移来竹，霜萎自种蔬。乌皮蒙燕几，褐帽裹僧颅。肉似闻《韶》客，斋如持律徒。女寒愁粉黛，男窘补衣裾。已病药三暴，辞贫饭一盂。长瓶卧墙角，短褐倒天吴。宵寐衾铺铁，晨炊米数珠。木饕随杜胫，葛制暖韩躯。时命今如此，功名已矣乎！谈愁风射马，拙待兔逢株。久慕香城乐，深谙梦境虚。谁怜九顿首，正有一长吁。瞻望身空老，苍茫岁欲除。可当闻妙海，黥刖待完肤。^{[8]311-312}

该诗开篇述说了张耒晚年居陈期间生活的困窘情状，映现出老境的清苦孤寂。虽然贫病交加，境遇凄凉，但他“未能忘素业”，此处的“素业”既指兼济天下的理想和抱负，也包含坚守“苏门”的政治立场。他们二人虽分属两地，但心有共鸣，不约而同地以杜门读书的方式避祸全身，同时也是以近乎沉默无声的归隐闲居标识着旧党的存在与抗争。面对政治环境的剧变，在艰难的岁月中，他们依然保持着精神联络、心灵沟通。该诗结句表达了张耒期盼与苏辙一起，勇敢坚毅、绝不退缩的愿望。遗憾的是未及回复，苏辙就于次年病逝于颍昌。

政和二年(1112年)，张耒迁居，其《新居上梁文》云：“太昊之墟，风俗素厚。长淮以北，鱼稻渐丰。张君少也执经，常青衿庠序；仕而多难，遂白首闾里。辄于阮籍之穷途，成此陶潜之环堵。虽风雨之仅庇，亦箪瓢之屡空。”^{[8]865-866}张耒追忆自己少年求学于此，结识“二苏”，历经磨难，又在穷途末路之际归老陈州，作《四月望日自孝悌坊迁冠盖孙氏第》，诗云：

青芜满古城，白日照大泽。街荒鸡犬闹，市远喧哄寂。中有腾腾者，淮阳四年客。坐偷太仓粟，稳睡而饱食。平生愿陈力，衰老困逼迫。何曾一可意，但有百无

益。偷安浅夫志，苟且志士惜。穷通有天理，誓不安苟得。朱阳方肇序，春去无辙迹。怅此复几时，抚事三叹息。^{[8]117}

诗中的“太仓粟”即管勾崇福宫所得祠禄。此时的张耒由于领任宫观官，日常生活得到了基本保障，但来到陈州已经四年，朝廷仍仅授予这一闲职使其赋闲于此，他的心情极为复杂，一方面因无职事拿俸禄而心生愧疚，其作于此时的《衰荷》亦云：“端坐阅岁时，多惭微禄及。”^{[8]185}另一方面，他又为自己的蹉跎岁月感到惋惜和不甘，字里行间流露出晚年因得不到重用而无可奈何、惆怅满腹，甚至极度沉痛悲酸之情。与此同时，张耒内心深处依然“笃行而刚”，发誓绝不苟安于世。这种心理在此后的岁月里还在延续，在其作于政和三年（1113年）的《初冬偶成》中亦有体现，诗云：“六年淮阳客，岁岁风景同。吁嗟吾老矣，抚事思无穷。”^{[8]168}

是年秋，张耒好友翟汝文知陈州，常登门造访，并向其伸出援助之手。《宋史·张耒传》载：“久于投闲，家益贫，郡守翟汝文欲为买公田，谢不取。”^{[1]13114}尽管张耒晚年居陈后生活贫困，但其风骨仍然显示出“苏门”贫贱不移的整体品格。《宋元学案》称张耒“投闲困苦，口不言贫，晚节愈厉”^[20]，洵为知言，张耒操守由此可见一斑。绍圣元年（1094年）张耒知润州期间与翟汝文相识，将近二十年后，二人又在陈州相遇，年逾花甲的张耒在《赠翟公巽》诗中云“二十年间多少事，身如疲马起复僵”，“论文自顾已老丑，从事理绝随飞翔”^{[8]232}。翟汝文也与苏、黄友善，《宋史·翟汝文传》载：“翟汝文字公巽，润州丹阳人。……言者谓汝文从苏轼、黄庭坚游，不可当赞书之任，出知襄州，移知济州，复知唐州，以谢章自辨罢。未几，起知陈州。召拜中书舍人，外制典雅，一时称之。”^{[1]11543-11544}政和三年，翟汝文擢升中书舍人，离陈之际，张耒作诗《送翟公巽赴中书舍人》送别：“韩筋柳骨世不闻，翟公笔力回千钧。十年声名满四海，淮阳邂逅双朱轮。老翁空疏亦何有，察公于我意甚真。高谈亹亹云汉上，一扫闾茸如灰尘。夜光明月不计数，坐使衰弊生精神。恨无金玉相报答，还家三叹嗟我贫。青灯论文夜未分，晓闻门外送使君。问君舍此去安往，紫皇诏归侍玉宸。锋铍发劓断

犀象，好为明主裁丝纶。论思献纳乃其职，况公之意常在民。追还三代旧风采，主以事实致此文。圣君贤相有美意，笔端与物为阳春。”^{[8]264}诗中高度称赞翟汝文的“笔力”和“声名”，追忆他们陈州期间的密切交往，希望翟汝文入朝之后，继续为国分忧、为民请命，造就“圣君贤相”的三代风采。但事与愿违，宣和元年，翟汝文因政见分歧，“请官祠以归”^[21]，此后他数次领任宫观官闲居故里，直至绍兴二年（1132年）入道，成为了一名天心派道士^⑤。

张耒晚年长期寓居陈州期间，通过与旧党士人的交往唱和，透露出新旧党争中个人的情感律动，也体现了元祐党人共同的思想情感和倾向。他从逆境中解脱并超越，实现了心灵的突围和自我境界的提升。随着晁补之、苏辙的相继离世，“苏门六君子”中唯有张耒在世，倾慕旧党及“苏门”的士子纷纷拥向陈州，《宋史·张耒传》记载：“时二苏及黄庭坚、晁补之辈相继没，耒独存，士人就学者众，分日载酒馔饮食之。”^{[1]13114}陈州俨然是北宋晚期“苏门”后学聚集的中心，张耒则在闭门索居的日常生活状态下得到了人格淬炼，成为“苏门”文人团体中孤绝独立的精神力量，一位勇敢坚定的守护者和传承者。

综之，张耒早年在陈州加入“苏门”，汲取苏轼、苏辙的道德人格滋养，晚年终老陈州，安贫守节，人称“宛丘先生”。他一生三度领任宫观官，均寓居陈州，其间创作了大量诗文和笔记，《明道杂志》将陈州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熔铸其中，并将文集命名为《宛丘集》。陈州既见证了张耒历经磨难的人生，也是我们考察北宋后期“苏门”文人团体内聚力的重要地域。

注释

①关于该制度的研究可参见梁天锡：《宋代祠禄制度考实》，台湾学生书局1978年版；金圆：《宋代祠禄官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2期；汪圣铎：《关于宋代祠禄制度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4期；刘文刚：《论宋代的宫观官制》，《宋代文化研究》第七辑，巴蜀书社1998年版；张振谦：《北宋宫观官制度流变考述》，《北方论丛》2010年第4期；等等。②据崔铭考证，张耒仅在陈州所作的诗歌就有181首，文14篇。参见崔铭：《张耒年谱及作品编年》，同济大学出版社2019

年版。③张耒撰,李逸安、张通海等点校:《张耒集》,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09页。其中“秦子”即秦观,元符三年(1100年)八月卒于藤州,其子秦湛扶柩北归,崇宁元年曾停殡于潭州。参见崔铭:《张耒年谱及作品编年》,第271页。④“群”应为“郡”,四库本、四部丛刊本、《全宋诗》均作“郡”,指陈州。⑤周君:《宋代天心派道士翟汝文研究》,《宗教学研究》2022年第2期。

参考文献

- [1] 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 [2] 王楙.燕翼诒谋录[M].诚刚,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36.
- [3] 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 [4] 苏轼.栾城集[M].曾枣庄,马德富,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 [5] 苏轼.苏轼诗集[M].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2.
- [6] 王铨.默记[M].朱杰人,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20.
- [7] 苏轼.苏轼文集[M].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
- [8] 张耒.张耒集[M].李逸安,孙通海,傅信,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0.
- [9] 苏轼.东坡志林[M].王松龄,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74.
- [10] 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3:502.
- [11] 蔡正孙.诗林广记[M].常振国,降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2:3.
- [12] 方回.和陶渊明饮酒二十首序[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281.
- [13] 周义敢,周雷.张耒资料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7:4.
- [14] 乐史.太平寰宇记[M].王文楚,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7:182.
- [15] 张耒.明道杂志[M]//朱易安,傅璇琮,等.全宋笔记:第二编第7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
- [16] 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M].李之亮,校点.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
- [17] 徐松.宋会要辑稿[M].刘琳,刁忠民,舒大刚,等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4869.
- [18] 张邦基.墨庄漫录[M].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251.
- [19] 赵令畤.侯鯖录[M].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64.
- [20] 黄宗羲.宋元学案[M].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3307.
- [21] 翟耆年.翟忠惠家传[M]//全宋文:第193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6.

Zhang Lei's Writings on Chenzhou During His Tenure as Temple Official

Zhang Zhenqian

Abstract: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Chen Zhou was a famous city in the central plains and served as a capital region and a key auxiliary prefecture. It was also the place where the forces of dissenters were place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Xifeng Reform. Zhang Lei joined the Su's school in Chen Zhou in his youth, which had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his official career and life. Through his lifetime, Zhang Lei was appointed as a temple official three times, each time residing in Chen Zhou. He created a large number of works related to Chen Zhou, which had distinct regional cultural color. During the three years of Shao Sheng and the first year of Chongning, he made two collections of poem, *The Rhyme Sequence of Tao Yuanming Drinking Poems* and *Ten Miscellaneous Poems of Lives in Chen Zhou* during his tenure at Mingdao Temple. These works emphasized the quiet and tranquil life in the temple and the unyielding character of keeping one's will, portraying the temple officials who drank their sorrows and reclusive life. During years from Zhongguan to Zhenghe, Zhang Lei supervised the Nanyue Temple, and the Chongfu Palace. The communication with the old party intellectuals revealed personal emotions in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new and old party, reflecting the common ideological trend and political stance of the Yuanyou party. Chen Zhou is not only the space where Zhang Lei lived for a long time, but also the symbol of spiritual home, making it an important area to study the cohesion of the Su school literati group in the late Northern Song Dynasty.

Key words: Zhang Lei; temple officials; Mingdao Temple; Chen Zhou; literary creation

[责任编辑/周舟]